

澳華新文苑

第1179期 (A)

澳華文學的歷史存在和獨特意義 張奧列

(小小說) “一起去跳海?” 西貝

琳走進沃森海灣的校友聖誕聚會，感覺大廳裡半明半暗的燈火恍如大洋深處的光線。這些天她都是恍恍惚惚的，因為她的同事艾倫突然在“裂崖”跳海自殺了。此刻她感覺自己恍若化身為魚，穿行在幻像叢生的海底。

傑森迎著琳走來，隨後他們坐在一起喝酒寒暄，畢業後他們已有多多年未見。琳問傑森，此地那個名為裂崖(The Gap)的地方究竟在哪裡？傑森打量著琳問：“為什麼想去裂崖？”那是一個以跳海自殺之地而聞名的懸崖。

琳遲疑了一下，轉而一笑：“還記得那本書《當我們一起去跳海》嗎？”

於是傑森笑著舉起酒杯，打趣地說：“為一起去跳海乾杯！”兩人喝乾了杯裡的酒，便從大廳喧響的音樂中溜了出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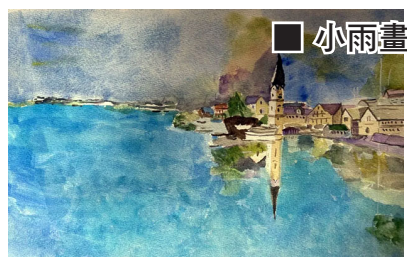
大學時傑森學心理學，而琳學計算機，他們相識在學校詩社，傑森常和琳在一起談論華語詩歌，他有一半華裔血統，母親是中醫師，父親是瑞典心理醫生。

迎著撲面的海風，傑森走邊說：“我們最後一次見面是在北悉尼，當時還有你的芬蘭同事安娜，對嗎？”

琳一邊沿石階走著，一邊回想，那時她在北悉尼的軟件公司做程序員，安娜因項目需要從赫爾辛基飛到悉尼。安娜的腰不慎扭傷，成了琳與傑森及他母親的中醫診所相連的契機。傑森母親手中的小小銀針，奇跡一般使安娜當即就直起了腰，讓安娜對中醫贊嘆不已。

安娜是個靜靜的北歐女子，常常邊吃午餐邊讀一本芬蘭語的書。有一次午餐時，琳好奇地問她讀的什麼書，她給琳翻到書後中文譯本的书名——《當我們一起去跳海》，琳睜大了眼睛：“一起去跳海？”安娜笑了一下，那一刻，琳發現她藍色的眸子隱約有種深深的憂郁。後來琳對傑森說起這本書，傑森很感興趣，當日就去買了來讀。

琳從安娜口中得知，赫爾辛基的冬天只有4小時白晝，而那本小說描寫的是芬蘭人相約自殺的故事，於是琳想像著在夜長日短、大海灰暗的芬蘭，人們想著要不要一起去跳海就像哈姆雷特想著那個永恆的問題To be or not to be。直到琳親自踏足芬蘭，方知芬蘭與她想像的完全不同，尤其是在夏天。



琳的“程序猿”生涯，因幾次跳槽使她與安娜和傑森都失去了聯繫。直到此次見到傑森，他們聊著安娜，仿佛在共同補全記憶的拼圖。

傑森說他父母後來搬到了瑞典，安娜曾因抑鬱症嚴重而常去斯德哥爾摩他母親的中醫診所就醫。傑森的語氣帶著一絲釋然：“我母親說，針灸和舒肝解郁的中草藥治療使多個抑鬱症患者得以緩解或治癒，安娜便是其中之一。”

琳不由驚嘆道：“安娜好了？中醫藥真是人間最珍貴最神奇的瑰寶！”

琳轉而望向大海，悲傷地講起在裂崖跳海自殺的同事艾倫，“前些時我和艾倫一起出差，在飛機上他還說很喜歡里爾克的那句話——以深深的謙虛和忍耐，去期待一個新的豁然貫通的時刻。而他沒能等到那個時刻就在這裡跳海自殺了……”琳泣不成聲，任海風吹著她臉上縱橫的淚水。在這見證了無數絕望和毀滅的懸崖上，傑森默默地擁抱著琳。

當傑森談起全球的自殺率以及當今抱團跳崖在現實中時有發生，琳能感覺到傑森身為心理醫生的沉重心緒。那些痛苦的靈魂在懸崖邊最後的呻吟，仿佛依然縈繞在海風裡。

傑森說：“這裂崖‘The Gap’讓我想起佩索阿的詩‘裂變’，你聽：‘我一寸寸地征服與生俱來的精神領域我一點點地開墾將我困住的沼澤我無窮無盡地裂變自己，但我不得不用鑷子把我從自我中夾出來’”。

琳感嘆道：“真是好詩！或許誰都會有人生至暗的時刻，不能自拔便墜入深淵。幸虧中醫給人間帶來福音，安娜得救了，可惜艾倫墜了下去……”

沉默了好一陣，琳又問：“記得你說過也要鑽研中醫？”

傑森答道：“中醫一直是我努力的方向，我在心理學刊上已發表過一些中醫治療抑鬱癥的論文。”

琳的眼睛閃出光彩：“太好了，多麼期望中醫能治愈現代人倍感困頓的身心，給世界上所有徘徊在懸崖絕壁的人帶來新的生機。說不定我也快成患者了，前天還夢見與朋友一起去跳海。”

傑森連忙說：“一起去跳海？一定要先來約我啊！”

“一言為定！”琳笑著和他擊掌。

這時，橘黃的月亮探出銀藍兩色的海面，他們面朝大海，遙望著一輪明月緩緩升上紫羅蘭色的穹天。

(接上期)如果說，這兩個故事是拂去塵封歷史的群像描畫，那麼另兩個故事更直接觸摸到生命體溫的兩個人物。一個是藝術家俞淑琴，原中國東方歌舞團的專業歌手，曾出過五張個人唱片，但和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出國大潮的所有中國人一樣，都經歷過打工的艱辛。但她在當清潔工時攻讀了音樂學院11門課程，掌握了英、法、德、意及拉丁語，最後進入了悉尼歌劇院，在西方舞台成名拿獎。之後她又毅然辭掉歌劇院“終身藝術家”全職，做一個自由藝術家，把中華文化融入西洋文化，推陳出新，蹣出一條中西合璧的藝術人生之路。

另一個是在悉尼開武館的孫大法，當年中央新聞紀錄電影廠拍攝了兩位武術氣功大師的個人專題片，一個是海燈法師，另一個就是《神功奇技》的孫大法。他曾被上海派往香港，當了金庸的氣功教頭。作為武術氣功名師，尤其是在中國功夫走向世界的大環境下，他本應可以因此專長而致富，但他只過著簡樸的生活，對富貴功名並不care，心中只有武術氣功，只顧埋頭傳功授徒。他是用自己的行為方式在海外推廣中華文化，抒寫了一個“開放式”的“中國故事”。

這四個故事，透視著海外華人被巨大的文化推力驅使，不斷尋覓、吸納、蛻變，最終改變其歷史地位，完成了角色轉換。俞淑琴藝術與生活的開放與兼容，是一種文化實踐；孫大法向華洋傳功授徒，是一種文化推廣；唐人街生存及發展，也是一種文化交融的痛苦過程；而澳洲華人種菜歷史，更是一種文化基因下的行為選擇。

另一本書，是沈志敏的《重走淘金路》(台灣秀威2021年)，這也是一部讓人深切瞭解澳洲華裔祖先的長篇紀實文學。作者不僅擅長寫小說，幾乎成了獲獎專業戶，而且對澳華歷史也情有獨鐘。他親自沿著160多年前華人祖先登陸澳洲奔向金礦的550多公里路程，在風雨中用20天走完。這條路是澳華歷史記憶中最坎坷的血淚之路。作者通過親身體驗，將過去澳華史書的抽象概說，轉化為形象描述，將一堆堆冰冷的數據，從歷史故紙堆中扒出，轉化為一段段有熱度有質感的具象畫面，並對中國人的民族性文化作深度思考。先輩華人的足跡和今天華人的腳步相互映襯，為後人留下一部濃墨重彩的澳華移民史話。

再說一部虛構性的長篇小說，韋敏、韋斯理母女合著的《藍花楹》(武漢出版社2019年)。雖然是母親韋敏以中文續寫完成，但全書主體卻是16歲因腦癌病逝的兒子韋斯理在病中以英文思維去表達的。它既是首部用中文描寫澳洲從蠻荒到文明的歷史小說，也是一場母子隔空的心靈對話。故事中的人物和事件都是歷史真實，

而人物關係及情感則是虛構的。它向中文世界展現了澳大利亞的歷史及人文情懷。

這類作品，講的是故事，寫的是歷史，讓讀者穿越歷史迷牆，感悟當下，品味現實。

另外再談談對當地日常生活精神情感的捕捉。這是一種日常化的生存生態的展示，具有當下性、在場性，以及對本土的介入感。作家周遭的人和事，都與自己的生活息息相關，都與自己的情感共鳴，與自己的精神共振。所以作家就有積極介入當地生活的自覺。

以兩本書為例。一本是梁軍的長篇小說《悉尼追夢錄》(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2018年)。該小說透過四位中國新移民的視角，捕捉日常生活的五光十色。他們的職業是澳洲華人最具有代表性的出租車司機，分別經歷了工作轉換，中年桃色危機，小留學生誤入黑幫引發唐人街幫派大戰，半路夫妻的摩擦與融合，假期大篷車隊結伴旅遊，財迷心竅的淘寶經歷，令人心酸的中外聯姻，不屈不撓反種族歧視等奇聞異事，從生活現場抵達人性深處的跋涉中，傳遞出作家的思考與溫情。風光之下見浮沉，繁華背後顯暗傷。這些人物在追夢途中找回了自己，看到了自己，活出了自己……其身上散點透視出海外華人所具有的一種四海為家、隨風順勢而為的多元文化性格。

另一本是經年鯉的長篇小說《潘多拉手環》(澳大利亞惟風圖書2022年)。該書借助新移民兩代之間在日常生活中引起的矛盾與衝突，在愛情、親情、友情和事業等各方面的挫折、考驗、掙扎中，揭示諸多社會現象與人性掙扎。小說觸及到澳洲“少女媽媽”這個令人震驚的現象及該如何面對的社會關懷，已不單純是移民生活的記錄，更是透過移民自身透視當地社會生態，表達新主人對本土的一種情緒，一種思索，也是對新生活的一種認知。

不管是對本土歷史文化的傳承，還是對當地日常生活的捕捉，澳華文學具有思維開放、胸懷豁達、眼光包容的氣質。其寫作的獨特意義在於，作家的書寫逐漸體現了一種公民意識，關注當地，積極介入，以增強澳華文學的辨識度。公民意識，其實就是一種身份認同，一種社會參與度，一個公民對於國家和社會的責任感。公民意識的書寫，就是表明你寫作的一種態度，下筆時選擇你觀察社會、表現生活、敘事審美的一個角度。

中國人過去是澳洲的淘金者，今天是澳洲的獻金者，是澳洲財富的創造者之一，這就是海外中國人一種社會身份的轉型。以公民意識書寫，也是海外作家身份的一種轉型，就是在新的國度，不把自己看作過客，不當旁觀者，而是主動吸納本土氣息，形塑新的觀念，培養新的情感，

進入精神自由的狀態，進行心靈自主的書寫。我想，具有強烈的本土色彩與鮮明的華人情調混合的書寫特質，從無根意識到生根意識，就是澳華作家的一種創作追求，一種有別於中國文學的特質呈現。

在全球化的視野下，跨國度跨文化的語境已成常態，但跨國度跨文化也只是故事生發的背景，那麼，不同國家不同的公民意識的書寫，生活行為、社會規範、思維方式有別，可能就是中國文學與海外華文文學形態的一個分野點。



張奧列與高齡九十的中國學者公仲先生合照。

時代之光，多姿多彩 悉尼老年大學舉辦《時代之光藝術展》

時代之光，多姿多彩。悉尼老年大學於10月7日舉辦《時代之光藝術展》。

金風送爽的收穫季節，新洲文化、藝術、教育和養老服務等各界嘉賓歡聚一堂，參加悉尼老年大學舉辦的《時代之光藝術展》。書法、素描、國畫、油畫、攝影、手工藝術等一百六十餘件師生佳作，集中展現了中老年華人與時俱進的藝術風采，老年學員勤奮學習的刻苦精神令人贊嘆。

百歲高壽的僑界首領黃慶輝先生在開幕式上透露長壽奧秘：多動腦，不易老；多開心，會長命。

開開心心學習，輕輕鬆鬆學藝，歡聚一堂交流，融入社會分享。悉尼老年大學成立六周年了，繪畫、書法、攝影、手工制作等專

業零基礎的老年學員，通過每周一次的免費學習，在名師指點下勤學苦練，克服年齡大、基礎差、記憶力弱等困難，努力學習、不斷進步。富有藝術感染力的佳作凝聚著師生們的心血和智慧，老年學員的學習碩果榮登藝術展的大雅之堂，是一次感恩園丁、回報老師、提高學員藝術自信的展覽，多姿多彩的藝術碩果令觀眾刮目相看，由衷點贊。

藝術是跨越國界的交流工具，是跨越年齡的通用語言。藝術豐富了日常的平凡生活，激發了作者的無限創造力和豐富想像力。老年學員精心創作的藝術佳作，展示了他們對藝術的熱愛和追求，對生活的積極態度和美好憧憬。“時代之光”不僅是展覽的主題，也是老年

大學對老年朋友的期待：希望通過這樣的展覽，能夠讓社會上更多的中老年朋友加入到悉尼老年大學中來，共同參與學習和創作，走出家庭走向社會、克服孤獨和寂寞、減少疾病增強健康，使老年人的晚年生活更加多姿多彩。

恆心馬撰寫《浣溪沙·參加悉尼老年大學《時代之光藝術展》即興》：

笑對西山落日斜，丹青水墨映窗紗，老年大學秀才華。

時代之光呈碩果，學無止境綻新花，琳琅滿目似雲霞。



《時代之光藝術展》與會者大合照。